

木
偶
奇
遇
記

著名學文界世

水偶奇遇記

柯 洛 蒂 著
傅 一 明 譯



99

小引

木偶奇遇記的作者卡羅·勞倫席尼(Carlo Lorenzini)，是意大利人，他生卒的年代，是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九〇年，正在意大利統一的時候。他寫文章的筆名，用科洛地 (Collodi) 這個名字，真姓名反而湮滅不彰。他不但寫了好多本小說，還努力於教育；自始至終，不曾懈怠。他曾主編一份報紙，做了許多嘲笑當時學校制度的文章，使人讀了，引起改革的念頭。他的大作木偶奇遇記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以一個木偶平諾巧爲主角，把它加以人格化，敘述他怎樣玩皮，任意胡爲，闖了不少的禍，那樣有趣的情節，不要說孩子們，就是大人讀了，也會愛不忍釋。而且書中的情節，一點也不含說教的意味，讀了叫人自然而然受感動。這確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呀！

目次

小	引	一
第	一	一
第	二	三
第	三	六
第	四	九
第	五	一一
第	六	一三
第	七	一五
第	八	一八
第	九	二一
第	十	二三
第	十一	二五
第	十二	二八
第	十三	三二
第	十四	三五
第	十五	三八
第	十六	四〇

第十七章	四三
第十八章	四八
第十九章	五二
第二十章	五五
第二十一章	五七
第二十二章	五九
第二十三章	六二
第二十四章	六六
第二十五章	七〇
第二十六章	七三
第二十七章	七六
第二十八章	八一
第二十九章	八五
第三十章	九一
第三十一章	九七
第三十二章	一〇一
第三十三章	一〇六
第三十四章	一一一
第三十五章	一一六
第三十六章	一二〇

第一章

——木匠櫻桃先生發見了一段木頭，牠會哭會笑，很像一個小孩。——

從前有——『一個國王』我的小讀者們一定立刻要這樣說。

不是，孩子們，你們錯了。從前有一段木頭。這段木頭並不怎樣有價值。不過是木場裏的一段普通木頭罷了，——就是我們在冬天常放在竈洞裏和火爐裏生火取暖用的那種東西。

我不明白這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不過事實是這樣發生的。有一日天氣晴朗，這段木頭躺在一個老木匠的店裏。老木匠名字叫做安東尼，然而每個人都叫他櫻桃先生，因為他的鼻尖常常發光泛紅，恰像一顆熟透的櫻桃咧。

櫻桃先生一見這段木頭，心中萬分歡喜；他很滿意地搓着兩手，自己對自己噁哩咕嚕說道：『這段木頭來得正好，恰好把它做成一隻小櫃子的腳。』

說了以後，他立刻就拿起了一把鋒利的斧頭，砍去木頭上的粗糙表皮，當他正要砍第一下的時候，他的手臂忽然停住在空中了，原來他聽見一個極輕微的聲音在懇求說：『別砍得這麼兇呵！』

想想看，這位和善年老的櫻桃先生要多麼驚奇！他轉動着他的迷惑住了的眼睛向房子的四處觀望，想找出那微聲從何處發出，可是他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他向長凳底下看，沒有人；他向平日總是關着的廚櫃裏看，沒有人；他向盛放碎片木屑的籃裏看，沒有人；他開了店門，向他的屋子四圍瞧了一瞧，可是他仍舊沒看見一個人。那麼這聲音究竟從那裏發出來的呢？

『我明白了，』他抓抓他的假髮，笑着道：『這小聲音不過是我的想像罷了。我要重新繼續我的工作。』他揚起斧頭，猛烈地向木頭劈了下去。

「啊！啊！你傷了我了！」那輕微的聲音哭叫道，很是苦痛的樣子。

這次櫻桃先生可嚇得呆住了，他的眼睛驚駭得幾乎要從他的頭頂上爆出來了；他的口張得很大，他的舌頭掛在下巴上面，好像泉水裏冒出來的一個妖怪。

當他恢復知覺，能够說話的時候，他便顫聲訥訥地說道：「但是這輕微的聲音究竟從何處來的呢？牠會說着『啊！啊！……』這屋子裏沒有什麼活的東西呵。難道這段木頭會學小孩們哭叫麼？這個我難相信。這是一段火爐裏用的普通木頭而已，和其餘的木頭一樣，我們把牠丟在火裏，牠可以煮熟一鍋豇子的。那麼是什麼原因呢？難道真有人躲在這裏面嗎？倘是真的，那他可太不幸運了。我索性立刻解決他吧。」說了這句話，他就雙手緊握住這段可憐的木頭，向壁上猛擊起來。

於是他停下來想聽聽，可有什麼訴怨的聲音沒有。他等了兩分鐘，沒有聽見什麼；五分鐘，沒有什麼；十分鐘，仍舊沒有什麼。

「我明白了，」他張口大笑，摸摸他的假髮，說道：「我不過想像我聽見了一個聲音喊『啊！啊！』而已！我還是開始工作吧。」因為他受了一點驚嚇，所以他現在設法哼着小曲兒來增加一些勇氣。

他將斧頭放在一邊，拿起一把鉋子，想把這塊木頭鉋光；可是當他剛鉋了一下的時候，他又聽見那輕微的聲音了，這次帶着笑聲說道：「停止了！你正在搔去我的皮哩！」

這次可憐的櫻桃先生像中了電似的跌倒了。當他睜開他的眼睛來的時候，他才知道他自己睡在地上。他的臉顯得驚駭萬分，連他那平日常是鮮紅的鼻尖也嚇成變做青色了。

第二章

——櫻桃先生將這段木頭送給他朋友該匹托，他拿來做一個滑稽的木偶，牠會跳舞，會劍術，而且輕捷善跳像一位賣藝者一樣。

這時候外邊有人在敲門。

『進來。』木匠說，他坐在地上簡直沒有氣力站起身來了。

於是一個活潑的小老人立刻走進店裏來，他叫做該匹托，但是他鄰近的孩子們卻給他取個渾名，喊他粟米布丁，因為他那黃色的假髮，很像一塊用粟米做成的布丁。該匹托性情極壞，要是有人叫他粟米布丁，他立即變成兇惡的樣子，沒有一個人能夠抑制得住他。

『早安，安東尼老板。』該匹托說道：『你在地上幹什麼呀？』

『我在教螞蟻學的ABC。』

『你做的事很好啊。』

『你有什麼東西帶些來給我，該匹托老鄰。』

『我的安東尼老板，我老實告訴你，我來向你叨一點光。』

木匠跪了起來，答道：『是呵，我很願意為你幫忙。』

『今天早晨我打了一個主意。』

『讓我聽聽。』

『我打算做一個好看木偶，而且是一個奇妙的木偶，牠會舞蹈，會舞劍，會跳躍。我要帶了這木偶走遍世界，藉此可以賺到一些麵包和一杯薄酒，你想怎麼樣？』

「好啊，粟米布丁！那不知從何處發出的微聲，又在喊起來了。」

該匹托聽見有人喊他粟米布丁，他的臉紅得像一隻盛怒的雄火雞，立刻旋轉身來忿怒的向木匠責道：

「爲什麼你罵我？」

「誰罵你？」

「你叫我粟米布丁。」

「我並沒有啊！」

「不是你，難道是我嗎？我一定說是你！」

「不是！」

「是的！」

「不是！」

「是的！」

一言不合，於是兩人都憤怒了，竟互相廝打，口咬，抓爬，扭做一團。

打完之後，安東尼老板手中擎着該匹托的黃色假髮，該匹托也發見木匠的灰色假髮還咬在他的牙嚙

中。

「還我的假髮！」安東尼老板驚喊道。

「你也把我的還來，讓我們仍舊恢復友誼吧。」

兩個老人互相調回各自的假髮，握手言好，並且立誓他們要永遠做一個好朋友，一直到死。

「那末好吧，該匹托，老鄰。」木匠說：「這樣可以證明他們是和好如初了。」

「你要我給你幫助什麼呢？」

「我要一段小木頭來做我的木偶，你能給我一點嗎？」

安東尼老板很爲高興，他立即走過去取那害他非常恐懼的一段木頭，但正當給他朋友的時候，這木頭突然一跳，從他手中溜滑了下來，恰恰打在可憐的該匹托的腳脛骨上。

「啊！安東尼老板，難道這是你送禮的最好禮節嗎？你差不多將我的腳敲斷了——」

「我可以賭咒，這不是我啊……」

「不是你，難道是我自己嗎……」

「這完全要怪木頭呀……」

「是的，我知道這是木頭，但是用牠打我腿卻是你啊……」

「我沒有拿牠打你……」

「你還抵賴嗎？」

「該匹托，不要這樣欺侮人呀，否則我要叫你粟米布丁了……」

「蠢驢！」

「粟米布丁！」

「笨驢！」

「粟米布丁！」

「狗頭糊猴！」

「粟米布丁！」

該匹托聽見叫他三次粟米布丁，他怒氣直衝，奔向木匠，不顧生死地他們倆再打個落花流水。當爭戰完畢，安東尼老板的鼻上多了兩三條爪痕，而他的敵人呢，只剩得兩粒鈕扣在他的背心上了，他們這筆交易，就這樣收付兩訖，彼此握手，並再宣誓兩人從此要永遠做個好朋友了。

該匹托帶了他的精美的一段木頭，謝謝安東尼老板，一蹣一拐地回到自己家中。

第三章

——該匹托回到家，立即開始做一個木偶，給他取名叫做平諾巧。

該匹托住在最下一層的一間小屋裏。祇有在樓梯口有一扇玻璃窗射進光來。家具是簡單到十二分，一隻壞的椅子，一隻破的牀，還有一隻破爛了的桌子。屋子的一邊，有一具燃着火的壁爐；然而這個火是畫出來的，火上面還畫一隻正在沸騰的鍋子，鍋子裏噴出蒸氣來，恰像是真的一樣。

該匹托一走進屋子，就開始做木偶了。『我應該給他取個什麼名字呢？』他自言自語道：『我想我把他叫做平諾巧吧。這名字會帶些好運來的。我知道有一個家庭裏面的人全叫做這名兒。父親是平諾巧，母親是平諾巧，而孩子們便是幾個小平諾巧。他們家裏每一個人都過得很快樂。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呵！』

代木偶取了名字以後，他就一心一意開始工作了。他很快地做成了頭髮，然後做成了前額，然後做成了一雙眼睛。當他剛做好眼睛後，就想到這是怎樣的奇怪，原來那雙眼睛正在骨溜溜四面望着，後來竟向他瞪視哩！

該匹托覺得他自己被一雙木頭眼睛含有惡意的瞪視着，便對那個木頭顯怒喝道：『可惡的木眼睛爲什麼這樣子望着我？』

沒有回答。

他繼續的做成了眼睛以後，就做鼻子；然而這鼻子卻開始長起來，它長着，長着，長着，不到幾分鐘變成了一個又長又大的鼻子，猜它竟像要永遠的長下去了。可憐的該匹托，他努力設法停止它長大，用刀割去一些，可是他愈割，鼻子愈長了，反成了一個不成樣子的鼻子。

做好鼻子，他再做嘴。可是還沒有做完，這嘴便張口嘻笑。嚇他來了。該匹托說：『不許笑，』心上有點憤

怒；可是他卻如對牆壁說話一樣，「不許笑，我對你說，」他再高聲喝道。於是這嘴便止住了笑，將舌拖出很長，扮出一個鬼面。

該匹托假裝沒有看見，仍舊繼續工作。做好了嘴，他就做下巴，然後做頸子，做肩膀，做身體，做臂和手。

兩隻手剛做好，該匹托覺得他的假髮被擱去了。他轉過頭來，你們猜他瞧見了什麼——原來他的黃色的假髮在那木偶的手裏，「平諾巧，趕快把我的假髮還給我。」然而平諾巧卻非但沒有還他假髮，反而拿來套在他自己的頭上，把自己幾乎悶死了。

對於這個反叛的行爲，該匹托很是悲慘難受，因為他一生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呵。他掉頭向平諾巧說道：「小壞蛋！你還沒有成形，你就對你爸爸這樣的胡鬧。壞孩子，壞孩子！」他揩了一下眼淚。

現在祇有腿和腳要做了。可是剛剛做好，該匹托鼻尖上就被踢了一腳。「這個全怪我不好，」他自己對自己說道，「我應該預先就想到這一層的。現在可是已經遲了！」於是他抱起木偶，將他放在地上，教他走路。平諾巧的腿子好像在睡覺一樣，僵硬得一步也不能移動。該匹托用手來指導它，並教導他怎麼樣把一隻腳跨到另一隻腳前面去。當他的腿子能够伸曲的時候，他就在屋子裏亂跑起來。當他跑到房門外面的時候，他就跳到街心逃走了。

可憐的該匹托拚命地追，趕然而他捉不到他；這壞蛋平諾巧跳躍如飛，活像一隻兔子。他的木腳在石板上打出很響的聲音來，好像有二十個農夫穿着木屐在跑着一樣。

該匹托喊着：「攔住他！攔住他！」然而街上的人，看見這木偶跑得和賽跑的馬一般快，大家都立定了看，笑着，笑着，這裏簡直形容不出他們是怎樣的高興哩。

後來總算好運氣，一個兵士走過來了；他聽見喧鬧嘈雜的聲音，以爲是一匹小馬從它的主子那裏逃了出來。他勇敢的立定在路中，決心要捉住這個私逃的壞蛋。平諾巧遠遠地看見這兵士攔住他的去路，就想從他的兩腿中間出其不意的逃過，可是他沒有成功。那兵士沒有移動一下他的身體，就捉住了木偶人的鼻子。

（這鼻子生得這副怪相，好像是專給兵士捉住用的。）將他交還到該匹托的手裏；該匹托想揪住他的耳朵，訓斥他一番。可是想想吧——他竟找不到他的耳朵！你們明白這緣故嗎？原來，剛才因為急急於要使他完工，他忘記了刻一雙耳朵了。

抓住他的頭頸，準備帶他回去，一邊點頭向它恐嚇道：『我們立刻回去，到了家看我來處罰你吧。』——平諾巧被這話嚇住了，他連忙睡到地上，躺在那裏不肯走了。這個時候，那許多好管閒事的人和遊蕩的人都聚攏來把他們圍住。於是這個說一句，那個說一句，他們都紛紛議論了。『可憐的木偶！』其中一個人說道：『他不願意回家去是不錯的。誰知道該匹托將怎樣凶惡地打他呵！』於是其餘的人接下去惡意地說道：『該匹托外貌雖然很和善，其實他對孩子真是一個殘暴的人哩。如果這可憐的木偶被他帶回去，他一定要把他打成粉碎了。』

他們全這樣吵鬧着，於是那個兵士不得不相信，他釋放了平諾巧，讓他自由，反而把這個可憐的老頭兒捉去關在牢裏了。這老頭兒起先說不出一句話來替他自己辯護，祇是哭叫得像牛一樣；到了牢裏以後，他才慢慢地說出來：『沒有良心的壞孩子！我這樣地辛辛苦苦做成了這麼一個好木偶，但它竟走了！我應該早就想到這一層了。』

以後怎樣呢？這真是一個奇怪不可思議的故事。可是，在下面幾章裏我就要告訴你們了。

第四章

——平諾巧奔回家中，不聽多嘴的蟋蟀的忠告，反而惹惱了一鍋子——

孩子們，現在我要告訴你們，當那可憐的該匹托一點錯事也沒有做，卻被捉到牢裏去的時候，平諾巧這小鬼頭，得到自由，就拚命的逃跑了，它直向田裏奔去，因為打這裏走可以早一點到家。他急急忙忙地，跳過高隄，跳過籬笆，跳過水溝，好像一隻兔子或野小羊被獵人在後面趕着。

當他走到屋子面前的時候，他看見那扇靠街的門半掩着，他將它推開，走進屋子，再把門門上。於是他躺在地上，高高興興透了一口長氣。

但他高興得並不長久，因為他聽見一種聲音在屋角裏叫着——「克里——克里——克里！」

平諾巧吃了一驚，說道：「誰在和我說話？」

「是我阿。」

平諾巧向四周一望，看見一匹大蟋蟀正在沿着牆壁慢慢的向上爬着。

「告訴我，蟋蟀，你是什麼東西呢？」

「我是多嘴的蟋蟀，我住在這間屋子裏已經有一百多年了。」

「可是現在這屋子是我的了，」木偶說道：「如果你要討好我的話，請你立刻連頭也不回的給我走出去。」

「我不打算離開這裏，」蟋蟀說道：「且等我講一段真實的話給你聽。」

「那麼，說給我聽，快一點講。」

「我很悲痛那些背叛他們父母的孩子，愚蠢地從家裏逃走，他們一定要遭遇到不幸。他們在世界上永

遠也得不到幸福，遲早總有一日要懊悔他們所做的事情。」

『唱下去吧，小蟋蟀，隨你高興就唱下去吧；可是我知道明天，明天天亮的時候，我便決意要走了，因為如果我留在這裏，我一定要遇到一切孩子們所避不了的事情了。我將要被逼送到學校裏去，逼着讀書；說老實話，我是一點也不願意讀書的；倒是追捕蝴蝶，或爬上樹枝，從鳥窠裏捉出那些雛鳥來得有趣。』

『可憐的小蠢貨啊！你不知道你這樣做就會變成一隻驢子，人人都要拿你來開玩笑嗎？』

平諾巧喊道：『住嘴，你這討厭的東西！』

然而這蟋蟀是一位耐性的哲學家，他非但不動怒，反而仍舊在本來的聲調繼續下去說道：『如果你不願意進學校，你就不能學一點生意，規矩誠實的賺一點麵包嗎？』

『你要我告訴你嗎？』平諾巧回答道：他已經發怒了，『世界上所有的生意祇有一件是和我的天性適合的。』

『那是什麼生意呢？』

『那是吃，喝，睡，玩，從早到晚過着適意的生活。』

多嘴的蟋蟀仍舊沉靜自若的說道：『凡是這樣生活的人，結果常常住在醫院裏或者牢獄裏面。』

『留神些，你這討厭的蟋蟀不要惹我動火。』

『可憐的平諾巧！你使我可憐你哩。』

『為什麼我使你可憐我呢？』

『因為你是一個木偶；而更糟的是，你有一個木頭做的頭顱。』

聽到這些話，平諾巧怒氣冲天，立刻跳起來就從長凳上拿起一個鎚子，向這個多嘴的蟋蟀擲去。

也許他初意並不存心要打中它，可是不幸這鎚子竟打中了他的頭，而且打死了，這可憐的蟋蟀便從牆上跌下來了。

第五章

——平諾巧肚中很餓找着一個蛋，預備做一碟炒蛋，但正在最高興的時候，那炒蛋卻溜口飛出去了。——

這時候天正黑了，平諾巧想起他一點東西也沒有吃，覺得有件東西在他肚子裏啃咬，這分明是食慾呵。孩子們的食慾增加起來是很快很快的，因此在幾分鐘以後，這食慾就變成饑餓，最後他的饑餓竟變成一隻貪婪的狼一樣了。——這饑餓真是難受。

可憐的平諾巧立刻奔到爐竈邊去，在那上面有一隻鍋子在那裏沸騰着，他便掀起蓋來看個究竟，卻原來是煮出來的。你想想他是多麼心慌呵！他的鼻子本來很長，現在又開始加長了，差不多有三個手指頭那麼長。於是他滿屋子跑着，翻箱倒篋，和一切盛放東西的地方，希望搜尋一塊麵包——祇要一小片乾麵包，一點麵包皮，一根狗吃的骨頭，一小塊霉了的蛋糕，一根魚骨，一粒櫻桃核，其實隨便什麼東西，祇要能吃的就是了；然而他卻是一點東西也找不到。

這時候他的饑餓仍舊繼續不斷地增加着。可憐的平諾巧除了打呵欠外再沒有救濟的方法，他的呵欠打得也實是利害，能够使他的嘴角碰到了他的兩耳朵根。他口涎四濺，覺得疲乏而且昏暈了。他萬分悲痛地號哭道：『那多嘴的蟋蟀是不錯的。我背叛了我的爸爸逃走是做錯了。如果我的爸爸這時在這裏，我決不會這般的拚命打呵欠呵！哦！饑餓是怎樣可怕的一樁事！』

正在這時候，忽然他看見垃圾堆上有一個東西，一個圓而白的東西，活像一個雞蛋。祇需一秒鐘他就跳到那個地方，這真是一個雞蛋。

平諾巧的快活，簡直難以形容了。他真要疑心這是一個夢，因此他把這個蛋放在手掌裏盤玩着，撫摩它，吻它；在吻着它的時候他說道：『現在我應該怎樣烹煮它呢？做一個煎蛋嗎？不，還是煮來吃的好；也許炒蛋滋

味更好一些吧，或者單只煮熱它吧，不，最快的方法還是放在碟子裏炒，我是如何地要想吃它呵！」

他立刻就動手。他將一個瓦碟放在燃紅的炭爐上面。碟子裏面並不放油或牛油，祇放一點點水。當水開始冒氣的時候——塔——他就打破蛋殼，將蛋提在那冒着蒸氣的蒸鍋上面。他正要將蛋裏的東西倒進鍋裏，可是蛋殼裏出現的不是蛋黃蛋白面是一隻很活潑很有禮貌的小雞。它姿態很美妙地向他鞠了一個躬，「多謝，多謝，平諾巧先生，你使我免除了破殼的困難，再會吧！祝福你一家人！」

說了這兩句話，這小雞便展開它的翼翅，飛出窗外去；它飛得那樣快，一會兒就不見了。

可憐的木偶呆呆地站着，瞪着眼睛，張開了嘴，好像着了魔似的手裏還捏着那蛋殼。等他恢復知覺過來了，卻開始哭泣起來，呼號起來，失望地頓着腳；他嗚咽地說道：「哦，是多嘴的蟋蟀是不錯的。如果我沒有逃走，如果我爸爸在這裏，我決不會這樣餓得要死呵！呵！饑餓是一種怎樣可怕的病呵！」

他肚中越來越難過了，因為他不知道怎樣去安靜它，他就想跑出去奔到鄰鎮上去，希望能夠遇到一個慈悲的人來幫助他，給他一點麵包。